

信仰熱度與深度

如果我們未曾為神癡狂，那是因為我們還未被基督的愛激勵……；
一旦我們愛主比愛自己更深，我們就能活出基督，榮耀神的名。

真理
專欄

靈修

文／劉明賢

圖／Dora



我們若果癡狂，是為神；若果謹守，是為你們（林後五13）。

保羅不諱言，在傳揚耶穌基督福音與超然的宗教經驗上，被哥林多人看作癡狂，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神的國和神的義；有時又讓哥林多人覺得他的福音團隊依然清醒地談論可理解的事理，這是為了讓哥林多人能夠理解受益。此處的癡狂是一種熱度，謹守則是一種深度。

信仰是一種力量。有生命力的信仰必須兼具熱度與深度，且先有熱度，才有深度；沒有熱度，也不會追求深度。但，只有熱度而沒有深度的信仰，容易流於盲目與迷信，往往走上偏鋒；最極端的情形，是一種盲目的崇拜與迷信，如同政治上的盲目崇拜，容易被操

弄、被洗腦、被欺騙。最明顯的實例是，納粹主義讓六百萬猶太人遭到屠殺的慘劇。

有生命力的信仰，就像希伯來書記載許多大有信心的古聖徒，他們活出信仰的熱度與深度，如同雲彩般的見證人，直到今日，仍對世人說話，見證救恩奇妙的故事。

熱度是一種熱情、熱愛、熱衷，甚至狂熱。有熱情的人，會帶給人溫暖；教會如果充滿熱情，大家就會很喜歡來教會；基督徒如果充滿熱情，人們就會很想跟你作朋友。內心火熱的信仰者，敬畏神，常常彼此談論信仰，以為甘甜（詩五五14；路二四32）。

深度是一種思辨、改變與蛻變。有深度的信仰，是一種學習、思辨與行動的過程，不是拿香跟著拜，不是祖宗信什麼，自己就該信什麼；不是講臺說什麼，就囫圇吞棗地完全接受；也不是亞伯拉罕的神就會自動變成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或自己的神；而是各人經過不斷與神相遇的過程，尤其是在苦

難中與神相遇，透過體驗神的作為、思考神的話語、省察自己的言行、謙卑承認自己的過錯、勇敢改變舊我的思維，最後才能穿上新人的樣式，這種深切扎根的信仰，將帶來更多的同理與包容，但對該捍衛的真理依然寸步不讓。

什麼是有熱度的信仰呢？以臺灣傳統民間信仰為例，最瘋狂的現象，莫過於不久前，在疫情肆虐的臺灣，從南到北，各大宮廟紛紛舉辦年度盛大的遶境活動。動輒幾十萬信眾趨之若鶩，簇擁神轎，追隨神明的召喚，卻輕忽病毒無孔不入，防疫鬆懈，無法落實社交距離，也無法將口罩戴好戴滿，令人大開眼界，真是狂熱至極呢！

宗教神祕的力量讓人們對於未知的神鬼世界，總是充滿敬畏。儘管這些神明，終究只是人們供奉出來的，並不是神，但靈異世界，只要有幾分靈驗，就會大肆渲染，吸引廣大信眾瘋狂跟隨。管它神明是真是假，對信眾而言，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「有拜有保庇」，這種靈的迷惑，信眾根本無法分辨。如同保羅當時在雅典的亞略巴古看到神壇供奉一尊「未識之神」（徒十七22-23），雅典人冀望能得到未識之神的保佑。

去年母親節前一天的安息日聚會，木柵地區宮廟遶境活動在市區出巡，隊伍綿延甚長，成千上萬人的龐大陣容，陣頭八家將與電音三太子輪番上陣，個個威風凜凜，要將平安分送給商家與信眾。從早上七點五十分開始，交通不時打結，累壞了交通警察，沒想到晚上九點回家的路上，還看到小部分

的隊伍在路旁強力放送咚咚鏘鏘的響聲。許多遶境者早已癱坐在路旁，疲憊不堪；九點半施放煙火，十點多還不時傳來串串轟隆巨響的鞭炮聲，淹沒了方圓數公里，彷彿不夜城。遶境者為自己和祖宗所信奉的神明，卯足全力，如此狂熱和虔敬，不容懷疑傳統民間信仰散發出來的特殊風貌，緊緊吸引廣大信眾跟隨。

而教會就在大馬路旁，當時崇拜聚會信徒正在禱告。一時之間，教會門外大馬路緩慢通過遶境隊伍的巨響，分貝巨大，持續長久，與門內同靈的禱告聲，形成鮮明對比，宛如相同土地上的兩個世界。是的，主恩何其浩大，門內的我們何德何能竟蒙揀選成為神的兒女，而門外遶境者卻不得窄門而入。但我們可曾為主癡狂？成為神的兒女後，可曾真正觸摸到神，被神震撼降服以至甘心樂意跟隨主，如同多馬喊出「我的主！我的神！」又如聽見「掃羅掃羅，為什麼逼迫我」聲音的掃羅，當下回答：「主啊！祢是誰？」主說：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！」那是多麼刻骨銘心的經歷主的同在啊！

尚未認識耶穌前的掃羅，為自己和祖宗遺傳所信奉的神大發熱心，並以迫害信耶穌者為能事，他瘋狂的行徑，絕不亞於遶境者。如果掃羅活在今天的場景，他極可能是遶境活動的總指揮，還樂此不疲呢！

掃羅原是血統純正的猶太人，受教於名師迦瑪列門下，嚴格持守祖宗遺傳下來的律法，學識極其淵博。他跟所有猶太人一樣，熱心事奉神，甚至為了維護信仰的純正，常

常到大祭司那裡領取可拘捕基督徒到公會受審的拘票，四處拘捕那些在他眼中根本是離經叛道的基督徒。這時的他，如同所有文士、教法師、祭司，甚至大祭司等宗教領袖，都一致認為耶穌說了僭妄神的話，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，但耶穌竟然說祂可以赦免人的罪，耶穌怎能把自己當作神！因此，信耶穌的人理當被治死。而且當司提反被掃羅的同伴用石頭打死的當下，掃羅還在一旁幫同伴們看管衣服，一副冷血、睥睨人命的殺氣，竟成了殺人幫兇。這時期的掃羅，信仰熱度沸騰了，為信念大發熱心，任何不同信念的敵擋者遇到他，至少都會被燙傷，少說也得脫了好幾層皮吧！

單就猶太教信仰的觀點出發，掃羅其實是一位兼具熱度與深度的猶太教青年才俊，前途光明。如果不是在大馬色的路上，與主奇妙相遇那刻骨銘心的經歷，他永遠都不會

覺醒，原來被他不斷迫害的基督徒，他們的主人耶穌基督，竟然是猶太人長久以來所等候的、不折不扣的，那一位要來的彌賽亞。

大馬色光照後的掃羅，肉眼暫時失明，卻為他帶來信仰轉折最關鍵的三天。在這三天，他不吃不喝，又看不見，除了禱告（徒九9、11），就是在省察自己過去的所做所為。這時候的他，用心眼跟主對話，「主啊，祢是誰？」也用心眼跟過去的自己對話，「掃羅，你真的錯了！你用腳踢刺不痛嗎？還是麻痺了呢？」、「掃羅，你眼睛真的瞎了！而且瞎得很徹底！你以為自己那麼熱心迫害基督徒，是多麼有價值的事，原來只是很愚蠢地被魔鬼利用在迫害主」、「掃羅，你眼中那根梁木太大了！從你眼中看到的表象，跟從神眼中看到的真相，竟然完全相反。你說基督徒是罪人，原來你自己才是最大的罪魁。」



認識耶穌才是宇宙萬物真正主宰的保羅，人生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過去癡狂熱衷的祖宗傳統信仰，原本以為那是至寶，現在因為認識耶穌並相信耶穌是主，才恍然澈悟，那其實只是糞土。後來的保羅把這份癡狂熱衷，轉化在傳揚耶穌基督福音的大使命上，為了傳揚福音，他嚐盡無數的苦難，最後為主殉道。

基督信仰熱度的原動力何在？在於基督的愛。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（林後五14），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，為我們死，彰顯了神的愛（羅五8）。

如果我們未曾為神癡狂，那是因為我們還未被基督的愛激勵，我們比較愛自己，勝過愛主；一旦我們愛主比愛自己更深，我們就能活出基督，像穿上新人的保羅，榮耀神的名。

但，我們如何能夠愛主比愛自己更深呢？甚至專愛主，不愛自己呢？這種愛，源源不絕，像是泉源，直湧到永遠。每一位主所愛的人，都有一口從主那裡泌湧出來的愛的泉源。只是，當我們太過愛自己，它就封住了，當我們愛主比愛自己更深，它就開啟，至終便能體會主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（弗三18）。

我們的信仰是充滿熱度的信仰？還是不冷不熱的信仰？甚至冰冰冷冷的信仰？沒有熱度的信仰還是信仰嗎？沒有熱度的信仰會吸引人嗎？我們能忍受自己的信仰變成沒有熱度的信仰嗎？我們是從哪裡墜落起初的愛心呢？（啟二1-5），是什麼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是七大難關（患難、困苦、逼迫、飢餓、赤身露體、危險、刀劍）過不了嗎？（羅八35），求神憐憫保守，基督的愛始終不曾短少，神的膀臂亦未曾縮短，神同在未曾須臾遠離。在疫情嚴峻的時刻，有許多信仰的考驗，如實體聚會的不便，減少了信仰群體當面的交通分享與關懷，憑添幾許

不安與焦慮。這時大家更要做醒預備，緊緊抓住神，稍微鬆懈怠惰，魔鬼馬上就會像新冠病毒趁虛而入，信仰的破口在此時更容易決堤。讓我們時時守望禱告，因為當走的路甚遠。

保羅的改變，大馬色那三天深刻與主相遇只是起點。不是三層天的神祕經驗，讓他立即成為有深度的基督信仰者，而是他後來為主傳福音經歷種種艱難危險中，一點一滴，深切體會基督的愛、同工的愛與信徒的愛，被這些愛深深激勵、感動與催逼，並且經過深刻的省察、思辨與實踐的過程。從信主初期的血氣方剛，例如，進猶太人會堂把對方駁倒，卻無法帶領猶太人來信主；又如，在同工的配搭上，因為馬可曾經軟弱脫隊，不惜與巴拿巴分道揚鑣；再如，在外邦人受割禮的議題上，以犀利的話風掀起爭辯等。到後來卻成為柔軟、同理、滿有基督憐憫心腸的牧者，願意再與馬可同工，甚至把同工視為家人（稱亞波羅、推基古為兄弟，稱提摩太、提多、阿尼西母為兒子，稱魯孚的母親為母親），完全順服聖靈的帶領，不再倚仗自己的高言大智，而是倚靠聖靈的權能，最後，成為穿上新人的保羅。

雖然前面信仰旅程當走的路還遠，但我們深信「疲乏的，祂賜能力；軟弱的，祂加力量。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。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；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」（賽四十29、31）。

